文苑詩餘

太乙山人著

天仙子　暮春

好景抛人留不住雨浥残英風撓絮等閑莫上小樓看樵吊古漁競渡杜鵑啼處平陵暮　第五橋西谷口路厺歲今朝携酒處兒童笑我為春忙江上塢犬守户主人料

也尋春去

漁家傲　雙溪

郭外到溪十二里六湾紅樹六湾水曲水如環田似綺風物美人家住在仙源裏　青草池塘微雨霽日高猶伴鴛鴦睡睡起溪頭沒一一事閑料理無塵到耳何勞洗

長相思　紀異

愛青蓮賞青蓮菰菜蓴羹色色鮮茶烹泉內泉　興悠然思杳然紫玉峯頭緑羽仙人游天上天

自況

形也全氣也全老子雖然未淂仙

一年勝一年
心上田足下泉且灌醍醐且晏眠
佳期候月圓

閨怨

想南州夢南州夢裡歡娛覺後愁
愁時獨倚楼
朝登楼暮登楼楼上蕭郎何處遊

江山滿目秋
梧葉凋楓葉凋門掩西風夜寂寥
楼閑碧玉簫
魚空勞雁空勞玉牘塵生錦字消
窓閑紫兔毫

滿庭房

新月啣山斷虹没水嬌雲欲雨還

晴酒闌假寐覺後帶餘酲門外有
人繫馬又安排茶碗碁枰滑意處
歌憐小小舞愛卿卿 看他昏世
界鬧中網利險處求名總不留後
步只辦前程回首十年記事猛然
一念心驚爭滑似情人勸酒爛醉
臥旗亭

蝶戀花 席上

墻外鷄啼昏又曉風雨催花紅紫
無多少荷蓋初圓梅彈小燕散絮
聒鶯聲悄 席上群娃矜玉貌一
種娉婷大抵十年好幾度花間開
口笑笙歌未散朱顏老

閨怨

兩兩飛鴻雙語燕銀漢追随金屋常相見偏是游人音信斷教人獨守紅楼院 十二闌干都倚遍望盡南天想像檀郎面金勒不來芳草怨愽山烜冷沉香篆

菩薩蠻

危楼夜冷香衾薄孤幃夢醒燈花、

落、秋盡雁數多偏從楼上過闕 闕
裡多惆悵、早上山頭望、望處化為山、游人尚未還、

鳳凰臺上簫聲遠、鴛鴦枕畔啼紅滿、孤枕片時眠、行人在眼前 風外芙蓉杵、枕上梧桐雨、積雨莫經秋、歸人在路頭、

浣溪沙

雨過池塘春水深白鷗弄荷絳奐沉羅衣新試峭寒侵　塞客不來閑玉版紅綃陪侍理瑶琴此時幽興正難禁

柳桱新傳桃葉詩鶯兒低唱鷓鴣詞梅英勸酒忍推辭　花影過階人已靜群娃倚醉欲眠時兢舒纖指拂殘碁

春思

秘閣前邊小榭中安排緗几理絲桐翻嬿幽怨亂東風　鴻雁不來春信斷梨花落盡画堂空時時對鏡減芳容

風入羅幃花氣香那堪夢短畫偏長不防蝶粉污残粧、獨倚危闌愁薄暮微聞孤雁度橫塘餘音漸遠斷肝腸

憶王孫

王孫何處恣狂游曾摘梅花向隴頭欲憑驛使寄南州路悠悠一種相思兩地愁

一春好事又難同詩卷無心筆硯慵欲裁隹句托歸鴻恨重重錦字謠函和淚封

卜算子

閑遍檻中花折斷門前柳隹期約在仲春時又過清明後

雁陣不離群鶯語遂求友池上鴛鴦太濩來兩兩常相守

恨他浪蕩人那種相思樹樹杪花飛春又帰何不將愁去

雲斷九疑峰水杳三湘渡只在江南四十州有夢無尋處

唐多令　登黃鶴楼寄趙住野

一月寄新洲三登黃鶴楼望吴門雲水悠悠桂楫不來楓葉改欲去又遲留　雁鵞易生愁江闌堪白頭笑吾曹天地浮漚眼底魚龍吟不盡都付我一囊収

臨江仙

徙倚紅扉憂蓐暑乾坤毒蘊蟲蟲

南楼遥對祝融峯看雲皆是火揮
羽不生風　正是文園人病渴那
堪炎積氣迷蒙紅塵隔斷水晶宮
簟氷空自展肌玉也難同

暮秋

風送残霞随雁陣雁聲遠下瀟湘
楓丹梧碧菊花黄新醅尋酒肆鮮

鯽悶奥眾　醉倚北窓酣睡足不
知身在羲皇任他門外馬蹄忙榮
枯皆白首清濁付滄浪

一剪梅

乍雨初過翠簟凉為惱餘紅轄解
新粧欲憑好夢到他行春睡厭厭
空自長　睡起南楼望夕陽難留

旅雁易去韶光雙箋疊錦墨花香
製就新章惱斷離腸

水調歌頭 討異

循岩攀葛藟昌瀑度虹橋去處朝
霞掩徑隱隱玉峯高只為雲房舊
約直向曹溪深處烱水不辭勞料
浮青田裡三秀始生苗 干寶籙
九節杖五銖袍行逢十幻都憑一
劍斬群妖漫道交梨火棗只是黄
芽白雪無个也難消人間何事好
出世是英豪

閲世

静觀千古内多少濟時才總是流
萍逝水一去不回來蓦地青

里宊爾黃金滿屋都不埜心日
到西山日暮餘興尚徘徊 鄧通
山樊噲園石崇財榮華盖乜一時
盡向土中埋往歲漏危未實昨夜
水山巳倒今日被人㚁樓臺棲穴
鼠碑表淺苺苔

滿江紅

每箇英雄笑往事逢塲掀樸輪轉
到自家頭上依然同局歹毒心膓
篁裡箭。昏迷世事蕉中鹿。料後車
仍舊走羊膓仍顛覆。 八箇字実
和福。兩件事榮與辱。任天公悲喜
旋安題目。身着閑時須笑樂。路逢
窮處休啼哭。問浮生何似。草頭霜。

風前燭。

中秋

疊嶂叢林共捧出一輪好胎芳沼
畔蓮衣半落桂英初發湛露飄零
白紵濕玉繩牽引銀河淺笑王劉
授簡未成章杯頻罰 隱士袍狂
生機東市酒西山巔看耆英雅會

風光奇絕楚女弄絃雲雨怨商胡
吹竹臾龍咽儘今宵人與月團圓
明辰別。

文苑詩餘終

太乙張先生經濟錄序

自三韓維夷而蜀及黔因之拜沸師
尤餉錫鈔相播蝸宣之閩海鯨蹇
韓張屋
叨蒙天子宵旰之恩所屬元傳為後勵士每

騰闕以西表裏山河經緯林立至與有和
澤之盛遐邇乎爾邇緣調頓蜿蜒行
十百慣遊屐者慣以譯已亥漢小戎駟
識之存而筆示徹易以澤生心飢年
其余切務而詘躍之擁牙御猿矣

千百為群以往搶掠城堡居之市擄劫殺屠
戮擄掠虜是鄉十百所傳為浸而要之
且烏獸駭癸時與同列拒腕裂皆如所
浮胸鐺以至甲十百之一流民恥之遍有部劃令
攜太乙張先生所著議以論其于四方之策

訂而因循於兵食之不足今吾有通志
如夫先生搜羅實用與漢陸贄以酬嶽
之蒙罷獨能折權奸之角伏
楓陛之蒲掛神武之冠湖蒋生之經始
效力於文章甚為奚囊輝以映圖大業

也詩可與深識甚明世發若經濟之少府
樹何權經之家環而之窮其源析其要之
衷而權其星且錐沙印泥琅琅琳琳振也
當日年付
國家方殷重席泰將士赳桓都慶充

物眠々々以爲人逢馬肘見蹤決不翔知絶

而先生發振盤勇陸鯤季如有所顧盡

之論將曰將在軍中如人有心腹寧有主文

而實明乎兵嘗論兵曰韓信雖一節井

陘之戰廣武叔還師破趙而執其父曰馬川

兵患冗按兵患驕論餉曰統兵人衆者莫

轄計屯田鹽筴鼓鑄悉鑿有本

甚細所持臨困用間守必達什論爲

大率與兵食相從而缺官缺食之氣更

選之疏于持論皆其所爲釋名隨處

雲之沉斷之情而軒轅鶴唳之韻泓香而
一味鼻之坳也論鼻域撥揆之方以桑之府
雅為笛之症之舌之癬而譬猶采縛駿
帶芬風殞沐頹顏如坳狎浩東而友
碧石山乎哉夫何真學散若置一隹所言

園之真奏而謨之操南七古進也鄲鄲
競奏官韻湮塞出楠潤之皎血翡翠
黃藤之聲每與潸洒之霜弄其草而起
而乾坤接物浮鹽實幾之矣佳刎笑語
之之盞抽黃鍾之籥以笙簧以吞匣鼓

以宏以猷而爲鐸世之導師也後之君子倘有意乎斯擴而充之挈阿咸之玉尺字籛鏡且爲之序矣

時

崇禎歲次己巳之仲夏蕤賓月閩中晉學使上谷賈鴻洙書于雍之衡鑑堂

經濟錄

武功張　鍊伯純甫著
上谷賈鴻洙憲仲甫選
新安劉浡然興伯甫訂

籌邊議

選將

夫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在軍中。如人有心膽。家有主父。雖以弱兵處危地而不懼者。將勝也。夫簡材於林。十木當有一枉。必視九木皆

劣也。而後用其一焉。百木當有一梁。必視九十九木皆劣也。而後用其一焉。期尋丈之規。當始於尺寸。藉鈞石之重。必肇於錙銖。古人論將嘗以聰明睿智。神武不殺。仁義智勇信。爲德爲本。以五事六術五權九變四機爲用。以是論於三代之上。呂望一人而已。論於三代之下。則起翦頗牧司馬穰苴之流。皆所不及。誦其書。則爲苑議搜討文武之士。以膺勝負之寄。則邈然寡矣。夫張良佐漢而群策畢舉。房杜翊唐而秦鄭公又如林劉李眞無御將之才。而王鎮惡沈林子輩不終其事。郭子儀有蕭容之量。而李光弼李晟渾瑊之徒。舉出其門。自

世宗朝西北頗有虜患。

九重媿簡將臣之詔。無數歲無之。公卿臺省會推獨推將臣之疏。無歲無之。舉之

朝宁。試之邊陲。推轂於東。移節於西。卓然見其就功者。經畧大宰一人而已。今天下四海西北九鎮。豈無智勇出群之士。可驅策爲一方屛翰

者。惟大宰寄明於文武有識之士。使各舉所知審其才也而錄之。欲知所蘊。以已見叩之。小試於險。難保其不負也而用之。如是則眞材以類而至矣。昔者後趙擊涼州。張重華以裴恒禦之不敵。司馬張耽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也。重華用之破强趙。存弱涼。晉廷以秦寇詔求良將。謝安以兄子謝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晉主用之。而敗雄秦扶危晉。夫西涼一隅。東晉偏安。謝艾以聚擊散謝玄以少擊衆。在當時世將中、此善於彼。視其可用而用之。無大異也。然錐處囊中。久而脫頴寶劍在壁。鬧。感風塵而離室士欲乘時效節。近在偏裨。遠在徒伍。如艾玄者、豈有限哉。顧欲擇之審。用之必無不濟也。

集兵

夫無兵可憂。有兵不足恃。與無兵同。非招募不能集兵。應募者寡。復擇而取之。不適於用。與不

招募向去歲以荒冗之兵當橫忿之虜鋒未交
也固已知其一敗塗地人見其敗之慘也遂視
北虜如雷霆虎兕必不可膺墮羽在地群鳥高
翔赴募者雖以重利縻之人各較其重輕誰肯
觸雷霆鬭虎兕置此身於萬死不一生之地以
博利者此招募之難以得衆也然以百金招一
兵以萬金招百兵苟能一與虜遇而不北雖厚
費弗恤也今以難募之人以待莫膺之虜强而
使之又如前日非計也夫兵一也陳餘以疲兵
不能自存韓信驅市井之民破趙仍以趙敗兵
下燕齊王權以全師潰於招關虞允文收王權
潰師破金亮虎旅數十萬使臨時簡練其能及
乎自洮陽敗衄之後寰宇之內環而視之人懷
息惕謂虜勢不可復支乃今大帥出奇制勝聊
遣偏裨虜來輒有斬獲遏其衝突殲其渠魁使
彼盛氣而來扶傷而去者皆前日未練之士也
是兵何有常形哉夫我有數功彼遭累創人心
不專於畏惡因而從容招募兵可漸集亦可責

大效也。竊聞四鎮官軍共十二萬二千有奇，備禦官軍一萬三千有奇，中間必有逃亡空缺，即平常無警，固當補完舊籍，外有招募及各鎮調集，選兵使有技能者教之。有膽智者率之。亦自足用。夫兵視敵。糧視兵。敵衆而我寡。戰將之恤也。兵多而糧少。主將之恤也。馴兵患冗。技兵患驕。冗兵在伍則坐食。赴敵則先北。裁而去之爲易。驕兵外不赴敵。内能凌主。十人在伍則倡亂千人。百人在伍則倡亂萬人。古今造大孽損大

計者皆驕兵也處之宜詳去之宜豫然招募之兵。宜在近地。無逾一二百里。聚之則在伍。散之則各安其室。無如五季藩鎮之兵。紛然雜至。多在數百里千里之外。一日平緩。罷遣而歸。游手無藉之人。或聚而爲盜。或轉而資敵。得力甚微。遺害則劇。此又招募者所當愼也。

恤困

往者戎翟敗盟掃地西來阜時雜處民間漫爲好詞謂當一家無二令男子負薪抹馬婦人炊

艱夜間同寢處一語遺難捱及並下汚辱屠戮口不忍言既富既飽遷縻重累而去虜去軍士入室方盡情細揀凡目可見力可舉地窟中隱物搜索不遺絲髮迄今四野蕭條如由來未有人烟之境此民間之苦也弱兵羸馬望塵先奔摧敗之餘展轉草間衣糧無賴聞虜騎在近不論我兵衆寡强弱能當與不能當遣與對壘繞出壅門即推閉於外前無援旅後無應兵勝負生死悉置之不問去秋虜至洮陽我兵遇之值霖雨經旬遠聽者謂天意亟虜不知虜奪民廬居之悉處燥地我兵反在雨中以枵腹泛寒水晝夜不得食眠未戰而先斃者十已二三此兵間之苦也昔之造厲階者何人今之仰望而勤恤者又何人耶往者軍門之外遠於萬里饑寒憔悴鋒鏑死亡不惟不顧且諱之丁此者誰不怨忿以此敵愾恚慢可知邇者四境之遠如在目前遣使巡行部里問其疾痛使上情下究下情上達凡有文告皆出於至誠惻怛丁此者誰

不懷感以此赴敵激奮可知近聞大莘駐節凉
州衆皆以近虜惑之而未察其深也夫凉州五
郡界處河西本以聯屬內地爲難且頻經毒虜
蹂踐彼中張目望援不謂力不能贍乃謂以贅
瘤棄之故居常怏懟以秦越人相視此行莅之
必有情言嘉惠以安反側以奠方域乃至計也
夫關中天下肩背河西關中藩籬河西安則關
中安關中安則關東無虞
皇極永奠非細事也

積貯

昔漢文之世匈奴內侵邊境無備晁錯上言徙
民實塞下塞下之民隨足使內地之民入粟拜
官免罪塞下之粟隨足景帝不改其策武帝因
之資其厚積命將出師坐收鞭撻四夷之功當
時富强猶日孜孜先備財用而後攻取今日貧
弱有目前之急建新城葺舊城開塹築壘造火
制器集兵練兵賞功恤創師行而費食民饑而
待哺事無巨細種種須財小物不周動妨大計

是必上請
九重下赴公卿臺省詳論而熟數之以無私之心建必從之議如去秋西北小熟今春穀粟猶賤宜檄所在廣糴而預致之使戍臨之地隨處皆滿如拜官免罪有財者無論遐邇悉所樂從金幣自囊麥穀自輦但計程平值不與民間相關則調外之財可川流雲擁而至矣竊計昔年四鎮歲供軍餉共一百六十二萬有奇塩課三十三萬有奇
內帑特頒一十七萬衣絹蒭藁一切和戎雜費皆歲例不可削減者此外更當招商報中使鹺利源源與歲例表裏應時兼濟可也昔劉晏在晚唐直以榷塩佐軍與上不請
內帑下不侵兩稅提兵四十年軍供稱給今其人雖逝其法可尋正當講求力主行之俟屯田既立而互用之

屯田

自古英賢之君忠智之士當諸侯割劇華夷分

爭之代以師行而糧從餽運不繼相其臨戎廣野使戍卒耕稼其間耕而有獲以十一二輸官以十八九自贍由來以爲良法美意者屯田是也趙充國以二羌反叛廣田金城期年之間使先零坐斃者曹操以征伐四方屯田許下懇荒積穀無遠運之勞諸葛亮與魏將嚴拒乃從容渭濱分兵屯田司馬懿畏而歛避鄧艾與吳爲鄰開河渠溉田通漕江淮大爲伐吳之資嗣是歷世因之其法侵備其利侵博於今桀虜陸梁

非兵無以禦虜非食無以養兵百計集兵千方足食而獨不及屯田者何也我

太祖體國經野屯田遍天下而邊境爲多九邊皆設屯田而西北爲最開屯之例軍以十分爲率以七分守城三分屯種墾田之令邊方閒田許軍民開種永不起科限畝輸租者爲額內之田不起科者爲額外之田然法久弊生弊久法盡膏田荒蕪不治腴田爲豪強兼幷爲官校侵奪爲巧慧移丘易畝汩沒於田混亂於藉征輸

徒有其名芻粟不爲
國用至於招商關中責令募兵墾田保伍屯聚
視功力給牒予鹽酬值初時上下同利今復爲
散商蠱壞泥而不行然經界在田中開列在紙
上非高遠難行之事無幽隱不可究之情但求
憂
國敏事之臣專任責成待以不次之位其規畫
措置一事聽其自爲宜以期年爲限使田額如
舊課程如舊無占種影射包賠如舊隨處有田

隨處行師芻糧如待內省輓運外省民輸有卒
徒將領以足兵有溝洫隴畛以助險有樹藝園
林以護耕轉盻之間變荒積爲豐壤易流莩而
樂康阜民足國未有善於此者昔唐德宗問李
泌復府兵之策以兵多食少欲減京西戍兵泌
請發左藏積繒因黨項易牛鑄農器糴麦種分
賜緣邊軍鎮夏秋耕荒田而種之沃土久荒收
入必多戍卒獲利則願耕者衆既因田致富則
不思歸及戍期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

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而遣之是後收入既興耕者願留家人願來變關中之瘦弊爲富强泌之一言即日行之如彼其速即年獲效如彼其厚矧在今日大修屯政簡付得人今年舉之則明年報功快食其利矣其他籌邊遠畧十百千萬無如此事爲急要也

用間

夫間非君子忠信之道不得已而用於夷狄叛國陰濟時艱可也故陳平布兼金具惡草而范增無以自明曹操以交馬論舊書擬交而韓馬不相保唐太宗渭橋質責香火之情而突利頡利互疑尚結贊漫數渾瑊馬燧而德宗大惑此皆隨寓生情見形起釁以其有間可投也隋文代周突厥攝圖大爲邊患隋命二鎭大帥發兵屯備北境長孫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强兵俱號可汗內忌外同易可離間上書謂宜遠交而近攻離强而合弱遂通使玷厥說合阿波牽率達頭處羅侯反間既

行果相猜忌。五酋自相魚肉。破壞。而隋制其勝矣。大業中處羅可汗。矜抗不從征討。會酋長射匱遣使求婚。裴矩奏曰射匱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代爲可汗。君臨西面。聞其失職附隷於處羅故遣使結援。願禮其使。則突厥勢分矣。隋帝從之。其後果來歸欵。爲中國用者。至唐不衰也。比聞順義王庸弱。彼中君長易之。火烈赤驕橫事多與王爲逆。三娘子白寡婦各有私人。以爲謀主。諸酋四五十人。有衆一旅者。卽不相下。較之五單于五突厥爭國之時。尤爲紛亂。使命往來周旋旣久。與吾人在彼中者通意。大利生貪。大害生怨。但以厮養卒之慧詰者導之激之。足令彼中多事。而我可以少事矣。近聞火酋恃其强盛。亦欲側請封號。封號極。不過爲王。如順義亦中國臣子也。唐太宗見諸夷君長歸義者。隨予王爵。德宗以文武大臣有社稷之功者。亦各封王。過此而五季。而宋。與契丹金元。强而平交。弱而雌伏。彼我稱謂。有不忍言者。若但志在王。侯

何足忌哉然火酋乞封必須關白順義順義不
爲請則與火酋爲忤順義爲請火酋得封則一
國二三王麾下偏裨部落互相雄旋固不俟啓使
咕嗶而我收漁人之利矣

守禦

大關中四塞天地自然之險外有黃河自西而
央一區沃壤宜稼並河
朔方秦使蒙恬逐匈
盛時莫不郡縣其

中我
太祖取關中猶爲內地正統中都督王禎奏築
沿邊堡塞委河套於塞外遂使虜爲巢穴據而
入寇迄今邊氓止知怨虜不知怨庸將直取一
時之便以棄巨險爲失計也甘凉五都雖介在
河西由來爲中國藩屏州戍左右番夷居戎右
地中間如西海子捏公川諸處水草繁衍爲三
方樂土使彼盤據牧獵遂爲室家建浮圖集僧
講譯因而蚕食番凉此當時老酋始謀雄踞雖

中國巧慧者不如也。每聞虜賊入掠村落。既盡傍尋遠塢。履羊膓小道。兩傍有高岸。而中有深谷。一人荷戈。百人莫前。十人下石。萬人不敢度者。彼皆從容去來。如履無人之境。前日虜衆欲度洮河。從洮州城外浮橋。魚貫而過。北入渭源。掩捕人民。擄掠婦女。畜產。信宿而盡。善載而歸。夫以弱民無宿備。固不敢責與虜鬬也。使當時斫斷鐵絙。放散浮橋。虜騎如何得南。借使得南。乘其未退。放散浮橋。如何得北。欲南欲北之際。

豈無識浮之吏。豈無戍邏之卒。豈無一弩一礦一震恐之。乃竟寂然無聞。豈不大可恨哉。秦始皇築長城數千里防胡。疆境遼濶。後人難以守禦。隋文帝以突厥啓民率衆歸附。命長孫晟築大利城於朔州。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勝夏之間。東西抵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塹。以處其衆。而掘塹防胡之策。後世因之以為便利。我

世宗八年。總督王公以虜騎蹂躪鹽池。自定邊至花馬池。掘塹五十里。防護。而鹽池以寧。自南

山口至靈州青水營長二百三十里爲虜騎太
舉入寇之路奏請掘塹防邊而虜騎不入又於
響石溝至下馬房修浚舊塹及乾鹽池青沙現
劃崖浚渠以杜虜入臨鞏之路其他隨山刊削
益崇助險者無慮數十百處當時乍見以爲迂
緩後來遮虜不得長驅眞爲巨防
朝廷下璽書褒美內外始信爲奇矣然垣塹自
王公逝後雖風沙埋沒於今必有陳跡可尋虜
雖狎狃大衆經行慮有隱伏傾覆必遠岩竇陂

澤今當於平田曠野彼所必由之地掘爲橫塹
塹內深濶塹外築垣連塹高深悉如舊制數十
步爲竇數里爲闇門伏壯士利器毒火於內以
防攻越逃河東逕兩山夾輔南北不盈十五里
前日虜來我兵即於此失利當於上流掘橫塹
高深如北地更於南山林深岩峻處建堡下通
河塹日夜嚴謦而守之虜雖衆强將亦疑憚而
不敢近矣夫王者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境守
險之謂也有天地自然之險則守之無天地自

然之險則設險以守之太公六韜多言守禦之具蓋兩車相拒以守為先邊境禦虜以守為主我以守而強彼以守而弱我以守而泰彼以守而窮始可言戰非戰也逐走北也

遠計

夫禦虜之道多端今日禦虜無如養銳息爭養銳息爭無如堅壁清野而虜之前却我之強弱弗計焉何也明者視遠勇者舉重雖有其機勿喜雖有其隙勿窺以一人易十人以十人易百人勿喜其操心積慮在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晝地而守之而一勝一負多勝少負非所算也愚虜無知狂於小利數來侵擾我兵自去冬迄今四戰四捷夫我兵以敗取勝彼兵以勝取敗勝敗之間乃主主之非有他端也且彼以數百人來我以數千人當之以十人敵一人未為奇也使彼以數萬人來則我何以當之使更以數十萬人來又何以當之夫兩國治兵在數十年之前用兵在一日之內計我什伍相臨

與虜孰多。旗鼓相向。與虜孰威。矢刃相加。與虜孰勝。比而較之。雖有智將勁卒未敢必也故曰事欲求可。功欲求成。百戰百勝。非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或曰虜以畜産孳字累重。難以馳載。[illegible][illegible]逾春而歸。駐捏公川者亦且移徙行當拔幕而去矣。然順義王火烈赤三娘子白寡婦皆燕雲虜也。彼自燕雲而來。復向燕雲而去。在彼始尚言歸在我亦不得辭嚴剔於近地去住排徊即可保其善歸乎夫虜大舉入寇。一技未施且懷去年之利。忿今年之失利。必不肯俛首忍氣而返。其理甚明。借使今日與盟而去。七八月復至。可忘備乎。今年與盟而去。明年不至。後年復至。可忘備乎。恭傲在彼。先事預防無一時一事不備在我。欲戰在彼。堅不與戰在我。司馬懿畏蜀如虎。人皆誚之。卒使孔明斃於忍辱以全國之大計。人復議之。李牧守趙邊。初時禁士歛畜牧。虜小至。不與交鋒。及玩而大至。一戰放殺逐北。是後不敢近塞。蓋屈伸之道

勝負之機也。今日之勢。我有三敗。彼有四敗。在我無良將。無精兵。無厚儲。以此取敗。不待智者而知也。在彼計不夙定。輕負香火。取敗一也。入冦不以時。得時散緩逗遛。出單師輕挑。取敗二也。師克在和。與衆酋違疑。取敗三也。集大衆盤桓於西海子揑公川。食盡不繼。下怨上恐。悉兵家所忌。取敗四也。夫我之敗道。彼既乘之矣。彼之敗道。不在今年秋高馬肥時。當在冬深明春草枯馬瘠時。毋欲速。毋見小利。堅忍以俟此彼

之敗道也。

經濟錄

武功張 鍊伯純甫著
上谷賈鴻洙憲仲甫選
新安劉淳然與伯甫訂

塩法議

夫食塩山澤自然之利天地所以養民也上古無征近古薄征以佐
國用要在先不病民而後利
國爲可貴耳關中食塩一出於河東一出於花

馬池一出於靈州一出於西韋靈州西韋去三
輔絶遠專供靈夏洮岷西北兵民之用無容議
矣花馬池鹽北供延慶平三府寧榆二鎮南與
河東鹽並行於三輔間河東鹽上下公行謂之
官鹽花馬池鹽私自貿易謂之私鹽民間便於
私鹽不便於官鹽者百年於兹矣必欲行河東
官鹽其弊有[illegible]一羨行鹽郡縣各有分界所司從

西河東羨鹽絶跡不至間有至者皆泥滓苦惡
中人不以入口惟耕夫寡婦黽勉食之計其所
售無幾也名雖謂行其實未嘗行之一也往年
商人慮惡鹽不售告發郡縣使所在輦運外加
樣鹽包封印記之及以給民封者自佳輦者自
惡唱戶分鹽畏如飲鴆計帳徵價峻於正稅今
雖暫止既爲故事恐不但已二也商人賣鹽與
販夫隨以小票鹽盡票不收繳官鹽不至西路
則無票無票則逼責店肆負販細人請東路白

買未毀之票繳官公人亦幸免責不問由來互相欺抵三也買票日久奸人依式私製盜賣僥倖者冐利敗露者破家雖有防禁迄今未已四也必欲禁花馬池私鹽其弊有五關中民貧衣食驅遣賦稅催切罄家所有走北地販鹽巢倖斗升之利一爲公人所獲則身入陷阱家計盡空一也貧人既爲囚繫內無供餽冬月多斃於獄考驛遞因帳鹽徒居半死者又居強半民命可恤二也小販懼捕結聚大夥經山谿要隘偶遇公人勢強則抵敵勢弱則冐險奔迸投崖落澗人畜死傷塗地三也公人與有力慣販者交關終歲不捕反爲導護惟单弱貧瘠者捕之或以升斗惡鹽強入路人筐袋執以報功使無辜受害四也衆役工食悉有定例惟巡捕工食私幇公費歲增十倍官吏比銷徒御勞憔動經時月候文贖職旅食空囊或罰或貸俱爲無補五也夫物力不齊物之情也好美惡惡趨利就便民之情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裒多益寡因俗

成務司

國計者之情也以物力言河東舊商帯支坐困新商超納無幾澆曬徒勞増課未減公私俱稱歎矣河東一池雖差大供三省則不足花馬二池雖差小供三郡二鎮則有餘自然之勢也只入情言河東塩百方督之使行至以泥沙勒售假票其罪而終不能行花馬池塩百方禁之使不得行至於比屋破産接踵喪生而終不能禁者民之大欲大惡不可强也以

國計言河東歳課一十九萬有奇花馬二池歳課不盈數千河東塩一引三錢有奇二池塩一石六分有奇如是相懸者意河東與天下六運自

祖宗朝俱有定額由來久遠二池迫近塞垣棄取不時故課亦微耿後來因循取足原辦而止耳夫河東塩既不能及遠二池塩卒不能禁民間又不可一日無塩而盜買盜賣終非常理今當查開二池塩禁使西鳳漢中沛然通行計三

府所常常食河東塩一十一萬有奇歲課即照河東責三府代辨以其事權統歸河東巡塩御史則遠覲無異督禁有程兩地歲徵四鎮年例保無纖爽而關中可少事矣夫居害者擇其寡興利者取其多儻今不弛二池塩禁則愚民被逮供餽爲費罪贖爲費奸人騙詐爲費兵民歲增工食爲費官吏比銷爲費一切顯隱猥雜不可會計財足抵河東花馬二池正課出於千瘡百痛徒然費之而下戕民命上損

國體又餘殃也儻今一弛二池塩禁則愚民被逮供餽可省罪贖可省奸人騙詐可省歲增工食可省官吏比銷可省一切顯隱猥雜不可會計財足抵河東花馬二池正課出於不識不知漠然省之而下活民命上全

國體又餘福也夫人情不甚遠比聞塩法侍御皆一時英碩素長者使其聞見悉如關中人習知其利病則亦何憚而不爲良處哉但其受命而來也惟以行官塩禁私塩爲職而反是則

駁矣地非素履事未前聞雖聖人有所不知者何可遽望改易其常耶雖然安
國家利百姓大夫出疆義也究理從長議政從便人心不昧因革有時此又關斯民之幸不幸也

錢法議

古者錢幣之設所以權百物平市例佐荒殘利民阜國美制也考之載籍如管子論禹湯之幣禹以歷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金皆緣凶年作幣救民之饑至於太公爲泉幣其法浸備而民無僞巧官無防禁漢興文帝使民得自鑄錢市式不二及武帝則專令上林三官鑄之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後世錢幣侵廣民間事無巨細惟用錢爲便向見東南行錢邑里財貨流通閭閻繁庶心實之以爲錢幣處處可行而間有不能行者下之私造猥雜上之督禁不專切也夫錢雖微物而爲用甚劇制雖沿古懲其弊而改作類欲齊同行欲經久必精求古人開物成務之

意而後可善其事今不問能否直以司錢穀者處之而又遷代靡常微銅於郡邑不論羨惡悉歛民間鐺釜僧道磬鐸汚雜之物充之工匠徒有籍而不擇良鑪冶屏幹徒具形器而不求羨故不待鎔寫呈視曰恐其惡矣予謂

聖朝錢幣沮痛除古人當千直百鵞眼榆莢鉛鐵麄惡一切取便月前苟且之制可期隨方行用歷數千百年無滯者有四事焉一曰工欲巧宋經鼓鑄先集工匠嘗試之合拙者稚效巧者竝璪便利而後用之二曰銅欲精練昔人鼓鑄多因產銅山窟貲其銅炭今爐冶遺跡隨處有之卽其地而建鑪可省民財强半且銅出原礦無所混淆三曰形質欲秀夫錢者傳世之寶肉好必嚴俊重輕必適均使人見而愛之如漢鑄五銖錢自漢至隋數百年雖好尚不同而五銖終不能易唐鑄開元錢自唐至宋元千數百年雖體裁多端而開元常爲諸品先他如祥符祥元太平天禧之類與二代竝稱但歲久散失存

者無幾存者冝與五銖開元並行作者冝以五銖開元爲準輕於此重於此汚雜醜惡於此者悉不得行四曰上下通行夫民穰兩稅甚於衣食使闔闢用錢而租賦不用則人情疑阻久而自廢必量所需施於近地不遠輸者與銀並徵爾用之則公私同好官民畢濟可經久而不格矣夫錢幣一物議者籍籍作者紛紛求其折衷悉無如五銖開元者必

廟堂定議式示四方如式者聽之不如式者嚴罪其人而官没其幣事必付之能者專任而責其成功宜無不辨如昔年京師之作前年關中之作漫無主者皆以雜銅拙工鑄爲惡錢旋即廢閣徒費民財不資民用有之不如無之作之不如已之之爲愈也

徒工議

予往時舟行潞河見引舟人多驛遞徒工自謂官免刑禁聽羈保居外合應役咸樂爲用無逃趄者因思此法乃一時一地取便行之若施之

天下乃仁術也夫百姓犯徒富者折納工食不過數金卽沛然釋之貧者俛首入驛遞之獄歲無虛月官吏苛索獄卒凌虐刑併而死凍餒而死席穢枕毒積氣薫蒸瘟癘而死者豐年十三四凶年十七八皆不應死人也然十惡大罪白晝殺人情罪並無可原有司吏迭勘之已無疑矣猶必上之

明廷嚴勤詳覆而後十刑一焉重民命也夫軍罪下死罪一等徒罪重者又下軍罪一等軍罪多不死而徒罪多死爲民上者不爲良處而直付之無可柰何是重於軍人而輕於殺人也予意以爲徒犯除竊盜不歸有司其餘計所坐年月發本地郡邑附諸役帳與輿儓人相間役用日至而免之概計一省一歲之中善活民命當不止數千因增力役當不止萬減萬人工食以省民財當不止十萬以惡人之力代善人之勞節不可省之財以活不應死之命法行於上恩及於下予故曰仁術可施之天下求民瘼者無


疑焉

論

出疆乃免

昔者晉靈公不道趙盾數諫靈公患之使鉏麑
刺之惡徇鬻之伏士逐之悉有天幸盾得不死而
奔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
盾盾歸而復位大師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孔
子聞之曰董狐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
也爲法受惡是矣復曰出疆乃免噫是非孔子
之言也夫君父無將將者有其端而未遂其事

也孔子作春秋凡以處亂臣賊子者隱則誅其心顯則誅其事機兆矣而不爲防則誅之形成矣而不爲禁則誅之事遂矣而不爲討則誅之盾爲晉上卿晉國之理匹夫匹婦欲有所爲莫不受成於盾詎有盾之昆弟職盾弒其君而盾有不與其謀者使盾有不與其謀則其返國也不俟稅駕而誅穿矣穿旣不誅即使之入周迎成公而立之成公旣立即以趙氏爲公族焉由是觀之則惡狗未縱伐士未騁而靈公已斃以

國之旅未集而成公已立成公未立而趙氏已賜爲公族是斃也立也賜也悉趙盾與穿夙搆盾之腹心爪牙胥在穿矣盾又安得名穿爲賊而誅之哉里克爲文公殺希齊悼子不爲異也猶以入惠公爲德趙穿爲趙盾殺靈公不爲異也猶以立成公冒賞韓厥爲趙宗殺討賊大夫不爲異也猶以續趙武爲功盖晉自惠懐君弱臣强以放殺易置其主爲熟事如穿之倚盾弒其君天下所共聞也孔子宜先聞之盾之藉穿

行其弑天下所共誅也孔子宜先誅之乃曰出疆乃免夫人臣而弑其君可以出疆免則凡弑其君者止當努力一出疆耳又何必誅其身殪其族滅其惡黨糞除其里居而後爲伏其辜哉陳成子弑簡公孔子請討之告之哀公哀公命告之三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是則聖人之言也其曰出疆乃免是非聖人之言也好事者黨於趙氏之言也學者宜比而觀之

坑儒焚典

以一人而遺萬古之禍儒者咸知罪之而不知禍成於儒者也何者禍莫慘於殺儒罪莫大於滅道此非必儒者罪之苟惡不至於桀紂者一皆知罪之秦之始皇雖強暴好殺而其所爲比之桀紂固有間矣而坑儒焚典之事則又桀紂之所不爲者夫以桀紂不爲之事而始皇爲之初無憚惜之意是必其心有所深激而見諸行事者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何以言之不美之名可以一人當而滔天之禍不可以一人釀故論事者

必原其始責人者必察其情今有殺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者國人共惡之苟求其故雖非終身之讐必有一朝之忿也況天下所謂賢人君子而爲之君者一旦無故而盡誅之彼其心豈無所激而肎然爲之哉吾嘗考始皇之病儒以其是古非今亂天下黔首也然則儒者之道果足以亂天下耶堯舜成湯之爲君皐夔伊傅之爲臣周公孔孟之爲師皆古之大儒也而始皇之所謂儒者果若是班乎吾知觀魚目者不知有

明月遂輕天下之寶觀碔砆者不知有和氏遂賤天下之玉觀世儒者不知有孔孟遂惡天下之儒戰國之所謂儒非儒也遊說之士假儒以爲名者也富貴利達乃其志詭譎變詐乃其術公孫衍張儀乃其師孟子所謂妾婦之道者是矣方其在六國以圖秦在秦以圖六國者皆奴隷鄙賤鷄鳴狗盗無所不爲之事曾始皇之不若也彼始皇者身象目擊之豈不曰儒者之道如斯而已矣忿忿之心已見於逐客之令雖其

暫止不行亦徒以天下未定憂此曹之圖已也
天下定矣內有所忌而外無所憂此而誅之如
刻薄之吏斷不疑之獄耳是始皇之罪何足深
責而儒者之死又何痛惜也哉嗚呼荀卿世之
大儒而李斯者其徒也彼自名與天下之相稱
意必皆以為儒也李斯以其術亡秦而亂天下
故他日死不足以償天下之心夫李斯一戰國
之士戰國之
授衆李斯而

實之過也或曰坑儒者固以世儒之可惡也至
聚天下之典而焚之典何罪哉語曰城門失火
殃及池魚魚與城門本非一事也惟其相近而
禍患同之況典之切於儒者乎始皇之意但以
典者儒之所法而儒者典之所自出也亂天下
者儒也而教之亂天下者典也儒之不誅是亂
天下之流不息也典之不除是亂天下之本未
拔也故欲誅之必坑以威之欲除之必焚以盡
之毒鋒烈焰之餘惟恐殘喘餘燼猶足以為天

下後世遺禍者始皇之深意也是則徇其名則所殺者儒也求其實則遊說之士也觀其迹則所焚者典也求其心則以爲亂天下之典也或曰坑儒焚典之禍故儒者趨之也彼始皇者身行其事獨得無罪也哉噫謂始皇之無罪者是猶豺虎之不噬人蛇蝎之不螫人也今夫豺虎之噬人蛇蝎之螫人其性然也苟能畏而遠之雖有毒厲將安逞乎始皇之爲人也其殘忍酷烈無所顧忌之意千載之下猶可想見而名爲儒者身生其時目覩其惡旣不能高蹈遠隱以追綺皓之高風乃復恣其狂談而是非其時是與捫豺虎之吻而撩蛇蝎之毒者無以異也則卒至於殺其身殲其徒而禁其學者亦何怪乎豺虎蛇蝎之始皇哉嗚呼儒者之道不獨戰國去古愈遠而孔孟之徒弗出詩書之義弗明學者莫不盜跖其心仁義其口粉飾驕詐其辭氣容貌以爲儒掇拾老生之常談蹈襲孔孟之糟餘破碎六經四書之篇章假借名稱壞亂風俗

其當類而誅之聚而焚之殆有甚於戰國矣獨以盛世之人得免咸陽之禍豈不大幸也哉

高帝斬丁公

昔者丁公爲項王將逐高帝於彭城西短兵相接帝窘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至是謁帝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遂斬之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也嗚呼此高帝雄謀譎畧施非望之恩降不測之辱平時顛倒操縱雖以詭道行之而不失正理獨於斬丁公一事太非人情而司馬公乃謂能斷以大義戮一人而千萬人懼亦豈公明之論哉夫天下之善與惡一也當楚漢忿爭雌雄未判之時韓信陳平王陵之屬背楚從漢者蓋數十百輩意在去殘歸仁皆丁公流也高帝先入關楚王治兵攻漢項伯以楚之懿親乃夜走霸上以宗國機事輸漢王而歸鴻門之會復以身翼蔽之漢王得不死項主之失天下者項伯爲之也若帝以裁丁公者裁之伯當爲誅首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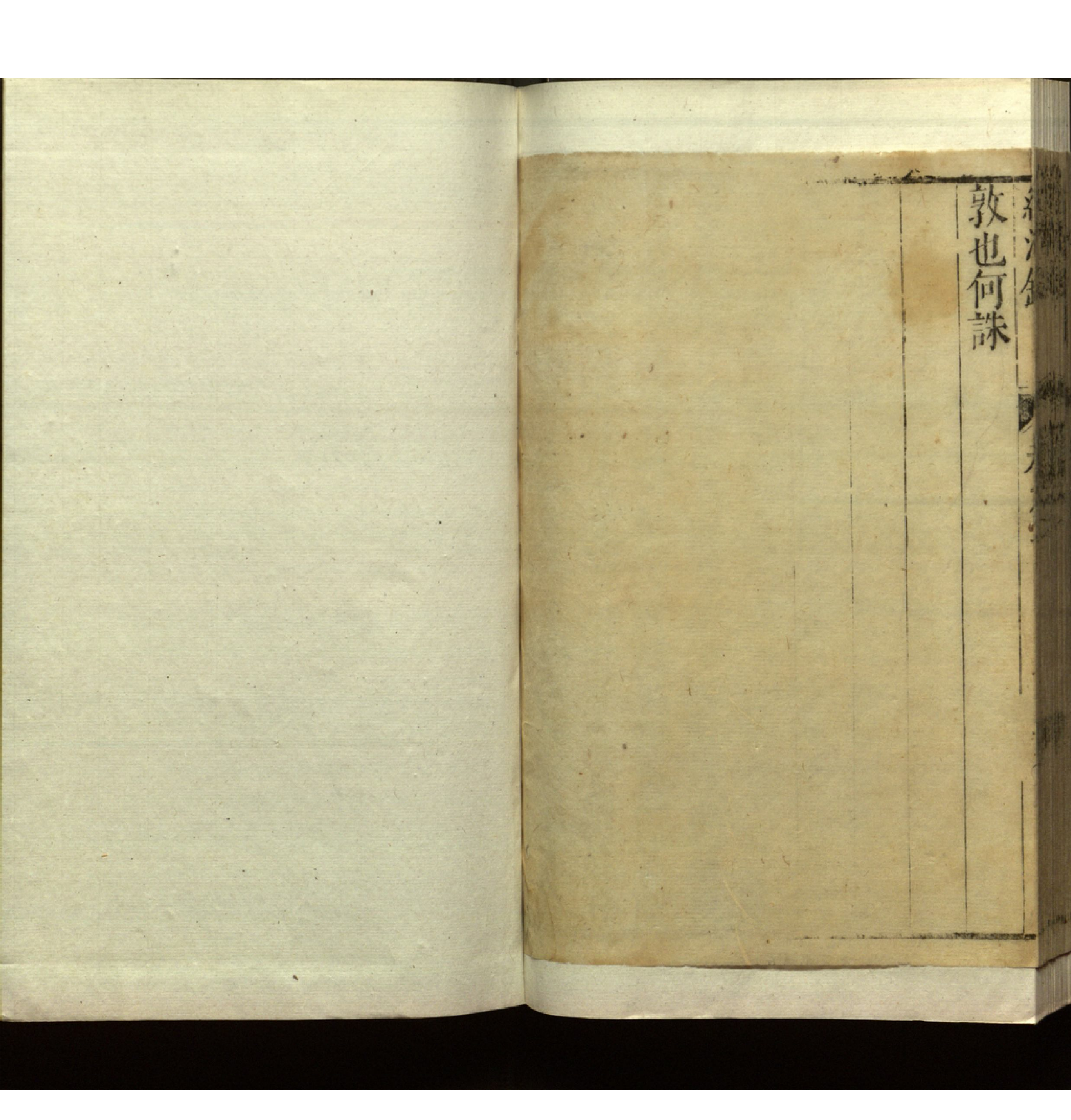
方懷其卵翼眷眷然封四人爲列侯復賜姓劉氏獨於丁公數其罪唱言戮之何哉且丁公免帝計其畜意以爲萬世功也其來謁見懷恩望報而來也意豈不曰劉氏得鹿我有力焉帝據其首韓彭絳灌剖其肩背四項臠食其肉我與之同不且比較而論矣何意以爲罪而輙誅之哉夫高帝臨難求生其在丁公與在項伯者其情同也二人聞言聽命鴻門脫死與彭城不殺其事一也若以鴻門脫死爲恩則丁公之恩詎可忘乎若以不殺爲罪則項伯之罪獨可賞乎况三人活帝皆在群雄角逐之時帝行誅賞皆在天下既定之後理同情同歲時又同帝乃一賞之如彼其優一誅之如此其遽使事事盡然正不足以服人心而有天下况號詔於衆舉以爲令以示後世是教後世以亂也司馬公紀時比事據理原情以尚論者乃於高帝之過舉極賛之又可惑也

王導負周顗

史稱王導假王敦之手以殺周顗不厭衆心固矣吾於周顗猶有憾焉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故君子之慮亂世相類而施擇言而發本譬也懷之恩而化其譬本異也示之同以融其異非好詐也謀國者問酬拮顧夷狄小人亂臣賊子逞覦竊聽以為動靜利害之端於此慎其樞機所以保身寧家衞國者非細事也晉室南度國步艱難藉王導諸賢經營調護粗能成立王敦虎視眈眈欲移晉祚之日久矣導雖不與其謀猶存輔車依憑之狀中外人情皆未察導心向背雲龍門惶恐待罪此何時也

天子猶且依違假借未肯顯言罪之王導求救於周顗顗宜欣承畧無違異以慰其心乃入而不顧出而揚言以討賊為已任恐動之及在帝前反復陳救歸室上表申論是謂隱處施恩顯處示怨恩非所知怨在必報明哲保身故如是乎且温嶠帝臣也王敦慮其異已致之幕府嶠

乃謬爲勤敬依附留連使敦感其同而不悟其
異卒能脫虎口歸帝室以成反正之功王允之
蒙童也侍飲敦鳳閣假醉吐臥中俾敦不疑卒
能歸告其父共獎王室以免赤族之禍柰何顗
以輔弼大臣係國安危顧淺衷浮氣輕言取殆
波及戴淵而嵩也遯也兆也皆一時賢俊職顗
之故終懷怏怏悉罹凶殘遡此之由蓋因南風
既蕩法禮盡弛五侯之貴氣凌人七賢之逸情
絕世昏酣召辱白眼媒殃飲鴆蝕腸恬而不悟
豈不並可惜哉夫螢火投膏猩唇赴醴慾者憐
之顗在江東諸賢號爲嗜飲西堂之宴醉後狂
言忤主手詔付廷尉將加顯戮紀瞻置酒召顗
及王導諸人顗乃昏醉欲私紀婢爲有司糾罰
夫顗之被酒敗度導所熟知也以醉蒙辜導所
諫護也雲龍門醉言豈不亦猶前狀哉況臣鄰
大體唇齒相關加以顗之舊好導宜回腸倒臂
遲疑三思深察其不然乃遽以爲真而加害焉
是周顗之死帝爲不君顗爲不智導爲不仁於



敦也何誅